

重覓鄭成功大軍登陸的舞台

——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二）（註一）

翁佳音

一、前言——新史家的舊功課

去歲歲末，我因急於求證十七世紀海商林亨萬、海上勢力鄭彩與荷蘭文獻所載事蹟的關連，而有匆促訪廈之行。在廈門鄭成功紀念館中，得知中國這幾年猶不斷有鄭成功史事的研究與活動。年初，從成大傅朝卿教授獲贈臺南這兩年內所舉辦鄭成功研究的論文集。最近，又應省文獻會之邀，於「鄭成功登陸臺灣三百四十週年紀念」講座上演講一場「鄭成功攻臺前後故事」。半年多來的經歷，令我覺得有關鄭成功之研究與活動，在可見的將來，似乎仍是歷史研究者難以逃避的題目。

年輕時，我與部分學院內研究者一樣，總覺得臺南方面為鄭成功的登陸地點與日期、有無鬚鬚，以及「延平王」封號等「雞毛蒜皮」之事耗力論爭，以新史學角度觀之，幾無意義可言，應可休矣。但如今我卻有另番深沈感受。鄭成功史事研究，或許屬於老舊的政治、軍事史範疇。然而，鄭成功既然成為歷史意識與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一般人，特別是與鄭成功史事有牽涉的地方人士，要記憶或傳述歷史時，舞台與形像不是很重要麼？尤其百餘年來鄭成功被政治性神化，相關寺廟應運而生，（註二）鬚鬚有無等學院認為細末之

事，地方人士卻視為重要，事關神像造型。登陸地點，也事關他們認知世界中的廟宇正統性。進一步而言，地方上的廟宇祭典，除宗教性外，亦有居民歷史再生產的一面。（註三）忽略這個層面，往往導致學院的「歷史」與民間「歷史」各成世界，難怪現代歷史學論文已不再是尋常國民認識歷史的參考工具。

本文的出發點，在於試圖銜接這兩個日漸形同陌路的歷史世界。如標題〈重覓鄭成功大軍登陸的舞台〉所示，我不是在探討鄭成功個人第一步在哪裡登陸。畢竟，中文資料僅言「本藩隨下小哨，繇鹿耳門先登岸踏勘營地」，敵方的荷蘭文獻亦無相關記載，加上鹿耳門水道及兩邊沙汕，三百多年來滄海桑田，無從確證。此事留有不少想像空間，想像與再建構，本來就是歷史本質之一，這是另外題目。此文視角擺在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鄭軍通過鹿耳門，進入臺江內海大規模登陸的地點，因為不論中、荷文獻都有明確記載，難以模糊。進而是當天至五月六日普羅文遮城（今赤崁樓）開門投降的一個禮拜間，兩軍調動、攻防的赤崁一帶舞台。

歷來研究者對此已有相當豐富成果，（註四）略顯遺憾的是，荷蘭方面文獻與檔案，尚未得到更廣泛、深層地運用。本文標題云「重覓」，一者，就是想利用荷文資料，站在臺

南研究者的豐沛基礎上再尋出更明朗的歷史像；二者，還是想再向學院內研究者證明：考證舊功課，與新理論一樣，都可以解構、重構學術界的歷史解釋與分析；回頭研究舊歷史學所關心的政治、戰爭事件，往往會有出人意表的發現。

二、登陸「禾寮港」

話說鄭成功攻臺船隻於當年四月三十日早上通過鹿耳門水道，進入臺江內海後，接著「……吶喊從赤嵌城而進，成功即整隊登岸」。（註五）大軍登陸地點，當時從軍在側的戶部事楊英記云：（註六）

是晚，我舟齊到，泊禾寮港，登岸，紮營近街坊梨子□，藩令宣毅前鎮督虎衛將坐銃船紮鹿耳門，牽制（紅夷）水師夾板，並防北線尾

楊英所記的登陸地點「禾寮港」，另外文獻卻分別寫成「水寨港」（註七）或「水寮港」。（註八）假設楊英所記地名正確無誤，那麼，「禾寮港」到底是今天的哪裡？迄今為止，研究者大致是參考清代方志、輿圖中有「禾寮港街」，其址在舊總爺街與十字街之間，（註九）故將禾寮港比定成現在臺南市內西門路三段附近的三山國王廟，或裕民街三老爺宮廟一帶。（註十）換句話說，鄭成功大軍由以前的德慶溪登陸赤崁樓北或東北側。（註十一）

然而，這種考訂若屬實，恐怕會衍生一些疑問。先不論登陸地的正確名稱，以及「禾寮港」與稍後清代方志、輿圖中的「禾寮港街」是否同屬一地，至少仍有兩個用常識觀點難以理解的問題：

（一）、縱然三百多年來，臺江內海滄海桑田、溪流易

道，但當時俗稱「坑仔底」的德慶溪水道或出海口一帶是否能容納數十乃至百艘明鄭大小船隻？（註十二）如果可以，應該算是臺江內海以東、臺南市境內的大港，然而，為何清代方志僅誌及「柴頭港」、「大井頭」等，少見此溪流港道紀錄？

（二）、舊臺灣府城內的「禾寮港街」，亦即今天三山國王廟至三老爺宮一帶，離普羅文遮城砦（今赤崁樓，文後一律以今稱）僅數百公尺。鄭軍登陸時，赤崁樓雖彈藥與糧食告缺，但仍有一定的防衛能力，因此當鄭軍逼近城樓之際，荷蘭守兵猶可發炮痛擊。（註十三）中方文獻亦提到當天晚上船隻齊泊禾寮港，登岸、紮營後，「赤崁城夷長貓難實叮發炮襲我營盤」。（註十四）如果鄭軍確實選擇離赤崁樓僅數百公尺的禾寮港街登陸，則需直接冒大砲火網之危險。尤有甚者，軍隊進行紮營、置放彈藥之際，海上的鄭軍戰船竟然仍朝赤崁樓放炮，（註十五）似乎無視攻擊目標中，有我軍人馬與彈藥，從軍事觀點來看，有點匪夷所思。

十七世紀時曾雄霸亞洲東中國海上的鄭成功，容或陸戰非其所長，（註十六）但大軍搶灘之初即貿然紮營敵軍城下，恐怕連非軍事專家亦不至如此佈局。因此，僅從常識角度，就有相當理由懷疑所謂的「禾寮港」，與赤崁樓旁的「禾寮港街」屬同一地點。

三、大場面的戰爭

荷蘭方面保留的此次戰役資料，其實可進一步證明與解答上述懷疑。《巴城日記》、《臺灣日記》（另譯《熱蘭遮城日記》），以及《臺灣城決議錄》等文獻、檔案，對鄭成

功攻臺之役的記載，遠比中文文獻詳細、更具現場感。臺南出身的旅荷研究者江樹生老前輩，將會有完整的敘述貢獻於眾，（註十七）無庸我越俎代庖與獻曝。我僅就本文題旨，撮要論證。

荷蘭文獻有關鄭氏大軍搶灘攻打赤崁樓的序幕，以及樓中荷人開門繳械，被囚禁各處的過程，可扼要敘述如下：（註十八）

四月三十日當天，無風有霧，清晨六點半左右，鄭軍由澎湖抵北錨地，大將馬爺【馬信】率領沙船作先鋒，鄭成功本人則乘坐第八或第九號船，……大約十點左右，沙船、舢舨陸續進入鹿耳門水道，經臺江內海而登陸Sneerdorp，並沿著赤崁海岸北進直家弄（今安定鄉）及新港溪（今鹽水溪）附近。臺灣城荷軍見狀，立即撥派士兵渡臺江內海，企圖阻止鄭軍登陸，但見不少推車正運武器往赤崁前進，……部分【鄭軍】隊伍在傍晚時已由北方【向南】進軍經赤崁樓：……很快在Caron橋、瑯嶠別莊、磚窯附近列陣紮營，直逼漢人病院之處而包圍著赤崁樓在儲藏室後方及高地放箭朝赤崁樓發射。

就這樣一、兩天之間，登陸的鄭軍已在赤崁曠野上四處佈陣，稍後甚至在南方的二層行與三爺宮溪出口以及七鯤身一帶列陣紮營，團團圍住赤崁樓。荷蘭方面于是在五月三日遣使到鄭軍的總指揮營前晉見鄭成功，途中彎彎繞繞，經過「花園」，終於談成獻樓求和的條件。五月五日，鄭成功似乎已經移駕七鯤身；翌日黃昏，赤崁樓荷蘭兵民列隊出城，後來成為鄭軍俘虜，分置各處看管。赤崁樓一夕之間易幟，鄭軍開始全力調兵圍攻臺灣城。

荷人之所以記載如此詳細，除本身目睹外，也採錄漢人方面的情報，如漢人陳三等，以及投誠士兵、農民的口供與報告。（註十九）

從上引中、荷雙方所留紀錄來看，登陸後的鄭軍，一方面分軍沿著赤崁海岸，北進安定鄉及新市；另一方面則遣隊推車運武器往南攻打赤崁樓。同時，也在臺江一帶的鹿耳門、北線尾海陸並進攻打臺灣城（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在赤崁陸地，戰火波及的地點有別莊、磚窯、病院，以及七鯤身、花園等地方，由此似乎已可看出赤崁方面的包圍戰，已經不是兩軍在赤崁樓方圓千尺內對峙。這場登陸圍樓之戰，應該是一場大場面的戰爭。或許可以這麼說：赤崁之戰的影像，不是小劇場，而是大銀幕。

下文，我們將逐一就中、荷雙方文獻所載的關鍵性地名進行考訂，以逐步還原戰爭的大舞台。

四、郭懷一的村莊：Sneerdorp（士美村）

第二節以常識角度質疑鄭軍登陸地的「禾寮港」，應該不是赤崁樓旁的「禾寮港街」。在這裡，我們進一步用荷蘭文獻來證明。荷方所記之登陸地名，為Sneerdorp，若干中文書籍把它音譯成「士美村」，史家已同意就是楊英所記的「禾寮港」。（註二十）《巴城日記》與《臺灣日記》圍樓之役的資料，雖未標明登陸地之位置，但若參照其他資料，則Sneerdorp在哪裡就相當明朗化了。例如，當時荷方揆一長官等人，在事後編寫的《被遺誤臺灣》一書中，雖未載地名，卻明白指出鄭軍通過鹿耳門經內海，而於離臺灣城約有一荷里多之處登陸。（註二十一）一荷里多，亦即八公里前後

。（註二十二）「禾寮港街」距臺灣城才四公里多而已，完全不符合荷方所述的「Smeerdorp=禾寮港」。

以下的資料，更進一步顯示Smeerdorp的位置。《臺灣日記》曾提到一六五六年十月七、八日之間，由於臺南一帶大風雨，造成陸地水患，「一條經過綠谷的道路遭嚴重沖坍，坐落海邊名叫Smeerdorp的村莊，該地約有……【原文缺數目】戶人家，也在此次水患中，全莊被沖盡夷為平地」。（註二十三）日記中的「綠谷」，旁邊有一條小溪，（註二十四）臺南鄉土研究者大致無異議考訂為今天臺南市北區開元寺一帶，為縣市交界，古稱「石頭坑」、「石頭溝」，後來又稱為「柴頭港溪」。（註二十五）由日記文脈來看，Smeerdorp應該在臺南市北邊開元寺附近。

又，根據鄭成功攻臺前一個月的《臺灣日記》記事，即一六六一年三月九日條，記有駐新港的政務員賀哈菜（J. Verhagen）寫信呈報臺灣城當局，要求後者儘速安排由水路運送竹子等建材到該地，以便在Smeerdorp起造一間合適的哨所，供一名伍長及十二名士兵駐守。（註二十六）從這段記事，可知Smeerdorp相當靠近新港（今新市），所以才會有新港政務員就近監造。

最後，讓我們舉眾人熟悉的歷史事件之地點，作為本節論證的總結。如所週知，一六五二年九月七日晚，阿姆斯特丹農場漢人領袖五官懷一，即郭懷一，發動了著名的抗荷之役。（註二十七）從殘缺荷蘭文獻中，已確知起事地點——阿姆斯特丹農場，另外一個名稱就叫做Smeerdorp。（註二十八）此地是在赤崁北邊「兩荷里」，郭懷一是該村莊的頭人。（註二十九）這些文獻，均前後呼應證明鄭軍搶灘之處，絕對不在赤

崁樓的緊鄰，而是在數公里之外的開元寺稍北，接近新市鄉一帶。換言之，至此已足證明「禾寮港」與臺南府城內的「禾寮港街」，是同名非同地！如下文所進一步說明的，我們應該另起爐灶重新尋覓，今天臺南縣永康市內的某處，才是正確的大軍登陸地點。

五、油車巷、下寮港與洲仔尾

中、荷蘭文獻所載的登陸地點，究竟在今天何地？滄海桑田之外，臺南一帶的地名數百年來亦更替無常，無疑這是一樁需費時費神的工作。在這篇文章中，我僅能從地名學及距離的觀點，研判大致區域，而主旨仍在藉此重建近代初期臺南一帶的社會經濟史之重要片段。考訂更正確地點之後續工作，責任在熱心的鄉土研究者，如果後者認為此事有意義的話。

我認為今永康市內王田北境與新港鄉連接的「車行」一地，可能為適當的選擇地點之一。按，荷蘭文「Smeerdorp」，大意指「油脂之村」，或可譯成「油村」。換句話說，這個村的命名，應該與當地有從事製造動植物油脂者有關。永康市「車行」，舊地名或許起源於「油車巷」或「油車行」。（註三十）所謂「油車」，是指榨油工場；一般是「硤花生及烏蔴狀、白狀蔴為油，以資人食及點燈火用」，（註三十一）要言之，臺灣各地凡有「油車口」、「油車巷」等地名者，大抵是因該地有從事碾榨花生油、蔴油，供應居民食用或作點燈油料，故而得名。

上面的推測，請勿輕易視為望文生義或牽強附會之說而忽略。除了前節的地名方位與距離資料可資證明外，荷蘭檔

案有關赤崁耕地資料中，阿姆斯特丹農場（「永康市王田」）也種植脂麻、花生等作物，（註三十二）故油村的村名，是來自村內有漢人傳統民生榨油手工業——油車而得名，大致無疑問。再退一步更保險來說，萬一永康的「車行」，非此「油車行」，亦非彼「油村」，車行附近其他地點有類似舊地名，仍可作為選項之一。

另一更適合選擇的地點，同樣是永康市內的洲仔尾一帶。

前引《被遺誤臺灣》指鄭軍登陸之地，離臺灣城約有八公里左右，則洲仔尾一帶是很妥當的地選。為了說明這個地點可能性高於上舉的車行，我們有必要回頭正視第二節所提中文文獻之「禾寮港」地名，其他文獻仍有不同寫法之事。此中似乎暗示著「禾寮港」一詞，有待進一步討論。

就地名學觀點來看，「禾寮港」命名方式略顯奇特，福佬系漢人應該不會將存放稻穀的「草寮」稱為「禾寮」。如若「禾寮（Ho-liao）」是借音字，則亦不知所指為何物。如此一來，我們不得不懷疑「禾寮港」地名，是否可能文獻傳抄排印過程中因手民之誤所產生？「禾寮港」，就目前所知，首先出現於傳抄本的楊英《從征實錄》，但其他有關此段史事記載大同小異的阮旻錫《海上見聞錄》與彭孫貽《靖海志》，卻各寫成「水寮港」、「水寮港」。「禾」與「水」的筆跡，的確很容易讓人發生魯魚亥豕之誤。

不，連臺南府城內之「禾寮港街」也同樣有這種筆跡混淆不清的困擾！固然陳文達《臺灣縣志》等方志標記為「禾寮港街」，但其他文獻卻有寫成「下寮港街」者，而且此例還不少！（註三十三）「禾」與「下」兩字，不知孰為正字？

「禾寮」竟然還有「水寮」、「下寮」等的另外寫法，因此，替「禾寮港」或「禾寮港街」正名，仍屬必要之事。清初工部尚書杜臻撰述的《澎湖臺灣紀略》（註三十四），被史家認為是杜氏在展讀今似已佚失的「明鄭時代地圖」時而作，（註三十五）其中一段提到赤崁樓南北一帶的地名，有云：（註三十六）

「赤崁」城之南有十二街，有文廟，旁有港不知

名。城之北有花園，旁亦有港，疑即陳第所謂大員

港也……「自赤崁城」北行，歷大橋、小橋（二港皆

經花園）、烏鬼橋（其港為下寮港）一百二十里，

至新港社

照文中所述，「明鄭時代地圖」繪記的大、小橋與烏鬼橋，位於赤崁樓北邊，都在永康市內，該地今仍依稀保留著舊地名；所謂「花園」，是指洲仔尾花園。（註三十七）但值得注意的是，杜臻將烏鬼橋下的小溪（鹽水溪支流蔦松溪）寫成「下寮港」！引徵文獻至此，或許可推測「禾寮港」原來的地名，有可能為「下寮港」，「下」字後來被誤寫成「禾」了。

荷蘭文獻同樣可提供上述推斷的相對輔證。油村除另名阿姆斯特丹農場外，還有一個拼音極不統一的名稱，即：Oikan、Oijlankaan、Oylankaan、Oylankaan等。

這裡或許應先解釋一下為何荷蘭文獻常會有一處地名，卻另有不同稱呼的現象。不過，如果要詳細說明，又涉及猶待開發、研究的「荷蘭時代臺灣地名學」之嚴肅問題，專論或專書處理是免不了。所以我姑且先提較少爭議的結論：（一）荷蘭文獻所記的地名，往往會有荷語、原住民語，或福

佬系臺灣人稱呼並列的情形，例如：臺南縣下營茅港尾（Onkamboy），另稱Vatieuw、Vatieu（註三十八）顯然前者為福佬系臺灣人稱呼，後者為原住民的叫法。（二）荷蘭文獻往往會以一個特定地名指稱大區域，例如：屏東阿猴番社社名Takarayan，有時候是指高屏溪流域的平埔番社；（註三十九）以及下一節要討論的赤崁（Saccam），它有時是特定點的名稱，有時則泛指大區域。Smeerdorp屬第二種情況，亦即它以「油村」的特定地名，成為大村名稱，村內包括阿姆斯特丹農場與Olikan地方。（註四十）

換言之，荷蘭文獻所載登陸地，如果要講正確一點，應該說成油村村中的Olikan。Olikan、Olijikan、Oylankan，以及Orakan，從荷蘭文獻記載臺灣地名的習慣來看，可確定是福佬系臺灣人的叫法。這些不統一的羅馬拼音字，我判斷原音應為「Olikan」，若然，則相當接近下寮港（e-liao-kang），或者是蚵寮港（O-liao-kang）。他日若能再從浩瀚的原檔中仔細耙梳，或許可找出「禾」寮港應為「下」寮港的直接證據。（註四十一）

無論如何，不管是下寮港或蚵寮港，它都在洲仔尾一帶。遲至十九世紀二、三〇年代以前，洲仔尾「原迫海墘，高處多漁戶居焉。低處則產蠶、……蛤，漁人或造小艇，或設竹筏，取為生業」，（註四十二）該地旁海，舟筏觸目可見。雖然，清代文獻或有提到當時船隻從北線尾大員港，鹿耳門（海翁線）進入臺江泊靠府城及洲仔尾等地，而「北線又名海翁線，其內可泊大船。自此至岸亦二十餘里，為郡北之洲仔尾及嘉義縣地，水深浪湧，舟不能近，無由登陸，此險之在內者也」，（註四十三）似乎洲仔尾很難停泊大船，「無由

登陸」。不過，洲仔尾一帶危險歸危險，卻是大軍或海賊喜歡選擇登陸的地點。例如，一六六二年鄭成功病逝，鄭氏王朝發生繼位危機，鄭經從廈門率軍來臺，準備攻打叛軍，「大隊仍從赤嵌那邊遼港、洲仔尾登岸」。（註四十四）一八〇五（清嘉慶十）年，同安海賊蔡牽來寇臺灣，「從洲仔尾登岸圍城，山賊應之」。（註四十五）

以上文獻大體上已充分說明洲仔尾一帶、今天可能消失的舊地名「下寮港」或「蚵寮港」地方，才是鄭成功大軍最可能的登陸地點。

六、赤崁大地再展風華

證明大軍登陸地點，應為赤崁樓以北七、八公里之外的洲仔尾一帶之後，不僅將荷蘭陸戰的舞台擴大，一改目前認為雙方戰爭之初即在赤崁樓與安平古堡附近作短兵接戰的景象，同時也將引發一些被遺忘史事隨之重現天日，以及若干歷史解釋需稍加修訂的問題。

《巴達維亞城日記》說鄭軍經臺江內海登陸油村後，部分部隊沿著赤崁海岸北進安定鄉及鹽水溪上游，另一部份隊伍在傍晚時已由北向南推進，行經赤崁樓，迅速在Caton橋、別莊、磚窯附近列陣紮營，兵臨城下。可惜，中方文獻並無更詳細的敘述，（註四十六）而荷蘭文獻上的「赤崁」，往往令讀者逕認為是指「赤嵌城（樓）」周圍的小塊地點。或許就是這個原因，讓人誤以為鄭方搶灘後調軍遣將，僅在赤崁樓外幾百公尺之處活動。

其實，從荷蘭文獻脈絡來看，「赤崁」固然一方面指赤崁樓與赤崁街，是屬狹義地名；但另一方面它卻有廣義的指

涉，且範圍相當大。（註四十七）眾所周知，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二六三六政經稍呈穩定後，即在赤崁一帶獎勵漢人從事農業，墾殖稻蔗、麥、藍靛、麻、蕃薯及花生等民生或經濟作物。（註四十八）大約二十年前後功夫，即一六五六、五七年赤崁地區登記的課稅與免稅田園，面積已高達六十六至六十八平方公里左右，（註四十九）耕地面積已超出台南市境域。

荷蘭公司殖民當局最初將赤崁所屬耕地劃分為四區，以作為向漢人課徵稻作稅及出贖之用。（註五十）這四區名稱，可能以荷蘭城市命名，範圍就如一六四四年繪製的赤崁耕地圖上之綠色塊狀地區，北抵今鹽水溪，南至三爺宮溪或二層行溪為界。（註五十一）後來，赤崁耕地進一步擴展，再被劃分成十四個農場，（註五十二）前面提到永康市的阿姆斯特丹農場是其中之一。若參照一六五〇年土地測量師所登記的明細表，該表除記載荷語農場名外，附有福佬系臺灣人所命名的名稱。（註五十三）其中，確實可考的，有：

「朴特曼（Putmans）農場，「名Akankon」，（註五十四）即：下港崗（Hā-kāng-ko. ng）

「特勞典（Traudenius）農場，「名Tiokankon」，即：中港崗（Tion-kāng-ko. ng）

中、下港崗地名，見於明鄭、清初輿圖與方志中，是指今三爺宮溪東方仁德鄉境內的高地，即上崙、白崙仔一帶。（註五十五）除此之外，仍有兩、三個農場名稱，疑似在今天新化、歸仁與關廟鄉境內。（註五十六）無論如何，荷蘭文獻已完全證實廣義的赤崁大地，北抵今鹽水溪，南以二層行溪為界，東側至少包括仁德鄉一帶。也就是說，這一大片區域

，在荷蘭時代已經有相當部分經漢族商人與農民投資工本開墾，進而建立漢人聚落的「民社」。（註五十七）

然而，赤崁大地於荷蘭時代浮現之風華，在部分清代文獻，以及日治時代以來所建構的「臺灣開發史」論述中，大多雲烟過眼，功勞卻記在鄭成功父子名君聖主之屯田業績上。（註五十八）喔，連古臺南府城內，即荷蘭時代的赤崁街（Stad Provintia）內，早已鋪成的通衢大道「十字街」（Kruisstraat），（註五十九）也長期以來被視為是明鄭時代鄭經甚至是清初所籌建。（註六十）

或許可以這麼說，荷鄭兩軍初遇的砲火，終於照明了久不為人所知的赤崁大地風景。這場長達數月對陣的戲碼中，我們還可以目睹港崗民社，也就是仁德鄉鄉民，被鄭軍調遣伐竹運往赤崁樓附近，而置妻兒於家中的一幕。（註六十一）大赤崁地區外，早在一年前，已有鄭成功攻臺的風聲，故「新港北部及二層行溪以南非法田園上的漢人，忙著搬遷財物」。（註六十二）顯然，臺南縣市外地區，仍然有非法開墾的漢人農民。赤崁安平戰事持續期間，那些地區正上演著有異於我們所知的劇情，鄭軍在下淡水溪、諸羅、大肚與大甲一帶遭在地居民反攻，傷亡慘重；南北兩路內山番人，因戰亂而出草獵首……。（註六十三）

七、花園謎蹤

戰爭大舞台的重建，確實讓我們看到更多情節曲折之畫面，無疑也將進一步敦促研究者重思荷蘭時代的歷史圖像。接下來，鏡頭不妨再調回，看看戰爭爆發最初幾天內，主角人物，即：大明招討大將軍國姓爺，在何地帷幄指揮、接見

荷方談判使節？本節一方面想為臺南鄉土研究者提供一點貢獻，一方面則繼續進行本文題旨之一：歷史的連續性。

敵軍大師登陸列陣後，荷方深知赤崁樓不保，因此長官與評議會決議遣使展開談判。五月三日晨，荷使委員易博倫（Thomas van Iperen）及檢核官（Fiscaal）連得嗣（Leendertsz.），連同其他七位荷人，銜命從臺灣城持白旗划舢舨對渡赤崁，由率領七、八艘帆船防守該地的明鄭將官引導登岸。此時已九點左右，荷使原想逕入赤崁樓向郡守貓難實叮交代命令，卻為明鄭哨兵所阻，被帶到十字街街角前的一戶人家中。（註六十四）

赤崁樓郡守只好派人去見遭軟禁的荷使，雙方匆匆談畢所託命令後，鄭方將領再帶荷使前往謁見鄭成功。他們一行人往東走，赤崁樓依然在目，「沿著又越過」一條坑深水流稀少的小溪，抵達一處高地。在那裡，再由在該地等候的何斌及另外將領帶路前往「離此不遠」之鄭成功營帳。（註六十五）他們先是「往北」走到新港大路，（註六十六）然後向內陸地前進。一路上，忽而走寬廣、忽而走橫路，走到營帳附近的花園（tuyn）時，也是如此東拐西繞。（註六十七）荷使沿途則觀察了鄭軍各營的佈置、人力與武器等。

荷使一行人未抵達國姓爺營帳之前，中途曾逗留於一處軍營等候傳召。由於太陽燠熱，鄭軍拿茶給荷使解渴，（註六十八）可見荷使已經走了一段時間，此時大概中午前後，日正當中矣。鄭成功營帳離此座軍營又有一段路，幾乎在路的盡端處，兩營之間隔著數座小山崙，無法從這裡看到。（註六十九）最後見到坐在營帳中、意氣風發的國姓爺時，荷使已精疲力倦。

由上述過程來看，荷使應從十字街往東走，越過德慶溪，然後可能從嶺後街的岔路往北走上通往新港之路。（註七十）雖然，荷使遇到何斌時，要求同行的何斌說國姓爺營帳離此不遠，不過，綜合上引文獻來看，荷使沿途經軍營、花園，又見途中鄭軍隊伍的調動，顯示絕非僅在赤崁樓方圓一公里內，如迷宮老鼠一樣繞來繞去。他們大約早上十點以後開始走，文獻雖未記載何時見到鄭成功，但經談判折衝後，荷使由赤崁回到臺灣城時，已經是傍晚時分，（註七十一）可見赤崁街到談判地點有一段距離。照此情況判斷，荷使恐怕又走出臺南市，也就是說，鄭成功接見荷使的地方，不在今臺南市內。

那麼，哪裡才是鄭成功接見荷使的地方？我依然傾向以永康市洲仔尾一帶為可能的地點。我所以這樣推測，同樣先從常識判斷，即鄭軍搶灘洲仔尾一帶後的兩、三天期間，前鋒部隊陸續南進圍攻赤崁樓時，統帥留在登陸地附近紮營，居後指揮調度，應屬正常之舉。

其次，由荷使抵達營帳前，還經過「花園」附近一事，讓我不禁想起在荷蘭統治時代，「花園」可是個相當重要的地方，或許能藉此線索探尋鄭荷雙方初次談判的地點。

荷蘭時代營建的「花園」，至少兩個以上。（註七十二）我目前確知兩處，一在安平臺灣街（Stad Zeelandia）內的公司花園，即清代文獻所載之漢商聚集喊價承購各色餉稅的「公所」；（註七十三）另一處是歷年南北路番社頭目與長老舉行地方會議的場所——赤崁公司大庭園或花園，其附近有公司磚厝或別莊。（註七十四）我曾以為赤崁公司大庭園就在赤崁樓旁，然而，研讀古荷蘭文獻、檔案數年後，發現赤崁

樓附近並無花園的設施，因而日益堅信番人集會的大庭園與赤坎樓應有一段距離，（註七十五）洲仔尾花園或園亭竟然是最可能的遺址之一！

八、洲仔尾花園遺恨

讓我有這樣判斷，事實上有合理的根據。前節已觸及近代臺灣初期史上，有個十分詭異的現象，即：荷蘭時代若干漢人庄社與十字街已經存在，竟被後代說成是明鄭所肇劃營建而成。顯然，荷蘭公司播種，明鄭王朝收割的歷史隱晦一面，仍有待研究者用心探照。洲仔尾花園稍南，今臺南市開元寺，也有類似的情形可供吟味。第三節提到的荷蘭時代著名地點：綠谷，就在開元寺一帶，那裡置有一間長官別莊，在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也很清楚標示著。（註七十六）這間別莊有一段時間由公司通事胡興哥承租使用，鄭軍攻臺時，胡興將之視為私產投獻明鄭官員，官員又轉呈給大官。（註七十七）荷蘭人離臺後，長官別莊是否成為鄭氏父子的別館，或任憑空屋廢舍，一時不得而知。

我們就跳過一步，看看清代建立的佛教勝地開元寺，因為開元寺的位置與長官別莊非常接近。開元寺，又名海會寺，其前身為鄭氏舊宅「北園別館」，係鄭經為他的母親董氏興建，「後廢。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巡道周昌因其地有茂林深竹，乃結亭築室；為之記……，二十九（一六九〇）年，巡道王效宗……改為海會寺」；他處又記曰：「附郭大橋頭有廢舍一所……，（興建）始於庚午（一六九〇）……，名曰海會寺」。（註七十八）據此，可知大清中國佔領臺灣後，鄭經所建的別館便「廢」，而先由臺廈道周昌接收，

「結亭築室」，不到四年之間又淪為一所「廢舍」，然後才開始有海會寺的興建。

然而，根據最先接手鄭氏產業的周昌對別館之描述（「為之記」）中，有云：「環園小徑，柯木蔭之。入竹扉，有方塘可數畝，即塞江水亦不涸。小臺銳出水上，余因而屋之……其後竹林之下，廓地築堂，視前稍宏敞。北則長堤小橋……過橋有層臺，高二丈……塘之東，向為棄地……」。（註七十九）周氏筆下形容的別館輪廓，非常像十七世紀荷蘭富有市民或官吏別莊（Landhuis）之類型：高大樹木（柯木）環繞覆蔭，臨水而建，旁有曠地等等。（註八十）因此，我們很難相信，荷蘭時代的「長官別莊」到了明鄭時代便從地表消失；正常的情況，應該與上述鄭氏產業在改朝換代後二度易主一樣，長官別莊在明鄭時「後廢」或「廢舍」，接收的鄭家，就在原址上改築或翻修成「北園別館」。

在這種改朝換代接收敵產的脈絡下，我們因此有理由懷疑：鄭氏別館不遠的洲仔尾陳氏花園，文獻雖稱是陳永華所建，充作別墅，仍有可能是接收東印度公司的「花園」（或者「廢園」！）改修翻建而來。（註八十一）畢竟，當地俗稱花園的陳氏園，佔地「大約二百畝」；（註八十二）「花園」規模不似中國，反而類近歐洲。也許值得再一提的是：洲仔尾在以往似乎是個適合營造花園的好地方，除陳永華花園外，還有鄭經的「園亭」。鄭經於一六八〇年從廈門撤退臺灣後，以老臣凋零，感慨萬千，終於不管政事，在「洲仔尾澤（或作「擇」）地」，令李景監造園亭，種植花木，「就洲仔尾園亭為居，移諸嬖倖於內，縱情花酒」。（註八十三）要而言之，洲仔尾在荷蘭時代一定存在著公司花園。

因此，我認為荷使一行人抵達鄭成功營帳前所經過的「花園」，洲仔尾花園比其他地方更當之無愧。如此一來，一六六一年五月三日鄭荷雙方初次談判的地點，《被遺誤臺灣》書上那張眾人熟悉的「荷使晉見國姓爺談判」插圖，場景或許應重新搬回永康市洲仔尾。（註八十四）可惜，目前我在荷蘭原檔中，仍未找到里程紀錄的決定性結案證據（或許已不存在），本節探照之燈，投映在洲仔尾花園上，因而略顯暈黃，難掩一點遺憾。

缺憾遺憾或許古今同然。鄭成功一週之內佔領赤崁樓，安平臺灣城卻久攻不下。八月以來，赤崁大地花園因戰事而荒蕪不堪，人們傳言鄭大將軍在沙場上已罕見身影，白天與如夫人們在花園裡，夜間則進宿赤崁樓；（註八十五）廈門方面部將又抗命拒絕率軍渡海來援，此時他的心情，據說是無顏回國見江東父老。（註八十六）無論如何，鄭成功在臺灣城荷人投降離開後未及半年，便遽逝而暫葬於洲仔尾，確實遺恨花園附近。至於那位獻圖慫恿他執意離開老巢的何斌，則被謫居二層行溪南畔的草厝，不再接見；（註八十七）那又是另外一齣歷史戲了。

九、結語——戲散舞臺應猶在

本文從試圖銜接學院內外的「歷史」世界動機出發，回頭探索現代歷史學比較忽視的政治、戰爭事件史，從事中、荷文獻所載關鍵性地名的繁瑣考訂，終而重新發現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鄭成功大軍的登陸地，原來不在臺南市內，而是永康市的洲仔尾一帶。而且，研究顯示，當時戰爭舞台相當大，臺南市以外的地方也受波及。這個結果，應該有助於

學院外鄉土史研究者，更進一步探討本文所提出的相關題材，以加深自己所居土地之歷史，進而開展學院內外兩個世界對話的契機。

同時，這篇以考證為主軸的論文，除了修訂文獻地名，諸如禾寮港（街）、荷蘭拼音地名等，在傳抄排印過程以訛傳訛的錯誤處外，也首次確證臺灣第一宗漢族民變的主角郭懷一，就是永康市人。

以上研究結果，或許依然屬於傳統史學的文獻考證、歷史翻案項目。然而，如果把這種用舊史學方法或觀點所發現的歷史新事實，放到新史學的解釋分析課題上，恐怕會引發以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一、目前的荷蘭、明鄭時代總體歷史圖像或論述，也許須作局部的解構與重構。一六六一年五月初，鄭荷雙方交戰的龍貢、加農大砲聲光中，不只照明赤崁大地隱晦面，也震動著既成的歷史知識。新市、新化等原住民居區，荷蘭時代已經存在漢人庄社；當時永康市內除開墾農田外，也有手工業的榨油工場。十七世紀的臺灣史，用當前流行的族群、移民社會與重商貿易理論解釋，掛一漏萬之處恐怕不少。

二、我向來呼籲研究者應多花一點心思注意臺灣歷史連續性，在本文更可得到聲援。許多研究者所說明鄭、清代才「開發」的地區，早在荷蘭時代就已著手進行。土地的歷史往往連續發展，不太受政治與天災的蠻橫阻撓。本文中的永康市，雖經郭懷一於一六五一年叛亂，又經一六五六年全莊遭水患沖夷的厄運，但到了鄭成功攻臺前夕，仍是漢人居住的庄社。（註八十八）改朝換代之際，前代所發展的成果，往往埋名改姓，繼續在後朝發展。

臺灣近代史雖外來統治者更替頻繁，王朝公侯曲終下台，戲散，舞台與觀眾應猶在。

【註釋】

- 註一：若無恩師黃富三、大姊頭許雪姬與主任劉翠溶教授等師友的資助，筆者很難想像如今還能抽時間繼續研究。又，本文地點考訂與地圖的製作，是在臺南鄉土研究者陳登鳳，以及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林孟欣的共同參與下完成。因此，本文若有幸成為臺灣史研究界貢獻之作，一半以上功勞是他們應得，特此再謝。本文同時也呈獻給我的啟蒙恩師徐先堯老教授，謹以此文，聊表門人於逆境中，戮力傳承學術香火之意。記於南港仔書廚。
- 註二：請參見：傅朝卿主編《國姓爺·延平郡王·開台聖王：鄭成功與台灣文化資產特展圖錄》（臺南：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1999）。
- 註三：M. Ferro著、大野道一譯，《新しき世界史》（東京：新評論，1995），頁198-204。
- 註四：石萬壽、黃典權教授的業績，可說是傑出代表。他們充分地使用有限的荷方資料，進行綿密的歷史重構工作，已替後來研究者奠下紮實基礎。
- 註五：江日昇，《臺灣外記》，文叢60，頁195。
- 註六：引文據楊英，《從征實錄》文叢32，頁186，並參見：陳碧笙校注，《先王實錄校注》，頁246，並見：阮旻錫，《海上見聞錄》文叢24，頁37；彭孫貽，《靖海志》文叢35，頁57。
- 註七：阮旻錫，《海上見聞錄》，頁37。
- 註八：彭孫貽，《靖海志》，頁57。
- 註九：陳文達，《臺灣縣志》文叢103，輿圖，頁9。
- 註十：參見：黃典權，《鄭成功復臺大軍始末史事考索》（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十五號（臺南，1989），頁210-211；郭榮，《鄭成功征台史實再探討》，傅朝卿編《鄭成功與台灣文

化資產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1999），頁51。

註十一：並參見：郭水潭，〈由兩幅古圖談鹿耳門考證〉，《臺南文化》七卷三期（臺南，1962）頁68；洪敏麟，《臺南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頁16。

註十二：例如，五月五日時，又約兩百五十艘的鄭軍大小船隻停泊 Smeerdorp，見：DZIV，368，可知該地絕對是可容納百餘艘船隻的停泊地。而這種大宗船隊入港的場面，絕非幾百公尺內外的三山國王廟附近的德慶溪所能容納。

註十三：至五月六日普羅文遮城皆開門投降之間，城內仍大約有二百三十名士兵，以及存有未超過二百磅火藥、二千發毛瑟槍銃子，參見：《バタウィア城日記》，頁279，282-283，289，DZIV《臺灣日記》，頁364等。

註十四：楊英，《從征實錄》，頁186。

註十五：DZIV，350，417，519。

註十六：參見：鄧孔昭，《鄭成功與明鄭臺灣史研究》（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頁11-13。

註十七：江樹生的《鄭成功和荷蘭人在台灣的最後一戰及換文合約》（臺北：漢聲雜誌社，1992），廣獲學院內外好評後，告訴我說很想把鄭荷之役更完整的呈現出來，我祈禱他早日完成。

註十八：我參照：DB, Anno 1661, pp. 488-489；《バタウィア城日記》C，278-279，以及《臺灣日記》第四冊出版資料整理而成。正文敘述中，或許與現行的中、日文翻譯稍有差別，這牽涉到我直接從原文翻譯，並考慮盡量與清代文獻或本土名詞配合，故每有異於目前的敘述，讀者可參見我有關荷蘭時代的論文與文獻譯註文章。這裡所譯的專有名詞與地名，中荷文對照如下：
：沙船（Nanquise joncken），赤坎海岸（Saccamsen oever），直家弄（Ticarang），椰嶠別莊（Lankjeeuws hofstede），磚窯（steen ovens），儲藏室（Combuys），赤坎曠野（in 't opene Velt），二層行與三爺宮溪王海口（'t

Nauw)・牛鯤身(Bockenbrugh)・陳三(Tansaa)。

註十九：DZIV, 518-520。

註二十：陳碧笙校注，《先王實錄》，頁247；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242、249、276。

註二十一：C.E. S., p. 101; Riess, 的 '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 所載里數，就是引用《被遺誤臺灣》的資料，中譯文見：周學普譯，《臺灣島史》，《臺灣經濟史》三集（臺北：臺灣銀行，1956），頁21。一荷里多，原文為：een groote mijl。

註二十二：一荷里，或一德意志里，臺南方面以前對此換算屢有爭議，其實各種荷蘭文獻註解之書，均指7.4公里左右，為無庸置疑之事。

註二十三：DZIV, 115；綠谷，原文為：Groenendael。

註二十四：DZIV, 670，該圖可在左列書中看到：Zandvliet（冉福立），江樹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臺北：漢聲雜誌社，1997），上冊，頁60-61，也請讀者注意該條溪流旁有一間狀似豪華的屋舍。

註二十五：郭水潭，〈由兩幅古圖談鹿耳門考證〉，頁66-68。

註二十六：DZIV, 328；哨所，原文為：waekhuys。

註二十七：有關郭懷一抗荷之役的簡要經過及有關史料，請參見中村孝志的註解，見：《バタウィア城日誌》，頁120-121；詳細探討專文，請見：J. Huber（胡月涵），"Chinese Settlers Against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Rebellion Led by kuo Huai-i on Taiwan in 1652", In E. B. Vermeer, ed.,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Leiden: E. J. Brill, 1990), pp. 265-96；阿姆斯特丹農場，原文為：Amsterdams Polder；五官懷一，原文為：Gouqua Fayet。

註二十八：DZIV, 339。

註二十九：O. Dapper, *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 (Amsterdam, 1670), p. 38. 此書作者Amsterdam人，醫生（？—1690），本人未到亞洲，他是利用東印度公司有關資料而編成本書，因此，正文所引的方向與距離里數，自然不能強求完全準確。畢竟離赤坎（Succu指赤坎樓或街）兩荷里，大約十五公里，與《被遺誤臺灣》等一手史料所載不合，因此，我認為實際上應該是赤坎樓東北方，大約九至十公里的永康市車行一帶，也就是說，郭懷一是永康車行一帶的人，理由並見正文第五節。

註三十：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212。我大致上同意安倍氏的說法，他認為「車行」應該是「油車行」的簡稱，而「油車行（Yu-chhia-hang）」，則是「油車巷（Yu-chhia-hang）」的變寫。遺憾的是，我與摯友陳登風迄今仍未蒐集到永康市車行舊地名為「油車巷」的直接資料。雖然安定鄉等地有「油車」的地名，我不採用，是因為這些地點已經在鹽水溪之北，不屬荷蘭時代的赤坎地區。

註三十一：《安平縣雜記》，文叢52，頁83。

註三十二：VOC1176, fol. 791-792；脂麻、花生，原文為：kennip, Cad-jangh Booren。

註三十三：記為「下寮港」者，如《續修臺灣縣志》文叢140，頁507：「按郡治之水，從西南下，自枋頭逕（sic）下寮港東，自小東門出濟津橋，並匯西北，注水門；故地名坑仔底，眾留所瀦，每夏秋潦溢，行人苦之，德安橋者，橫跨是坑之上，為臺北諸邑孔道」；《臺灣關係文獻零集》文叢309，頁216：「臺灣府下寮港街」；《續修臺灣府志》文叢121，頁330：「烈女節婦祠……，一在禾寮港街；偽時為謝燦妻鄭宜娘建」；《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文叢74，頁458「鄭氏宜娘……，即今下寮港街『貞節坊』是也」。

註三十四：杜臻，〈澎湖臺灣紀略〉，《澎湖臺灣紀略》，文叢104，頁

12-13, 按: 杜臻之文, 係「按圖」而述, 本人沒有來過臺灣, 惟不知他是看哪一幅圖。又, 杜文中赤坎城南十二街之港, 應該是大井頭的大碼頭; 花園旁之港, 是指柴頭港, 不是陳第所說的大員港。陳第所指的大員港, 範圍稍大, 大致上是指舊安平大港。

註三五: 田中克己, 〈鄭氏の臺灣地圖〉, 有甚詳的比定, 收於山本達郎編, 《和田博士還曆記念: 東洋史論叢》(東京: 講談社, 1951), 頁407-422。

註三六: 杜臻, 〈澎湖臺灣紀略〉, 頁12-13。

註三七: 參見: 田中克己, 〈鄭氏の臺灣地圖〉, 頁409。

註三八: *DZII*, VOC 1176, f. 1022。

註三九: 參見: Ginsel 著, 翁佳音譯註, 〈荷蘭時代臺灣教會史(二)〉, 《臺灣文獻》52卷1期, 頁464, 譯者註, 註八。

註四十: *DZIV*, 344, 有 *Oli jkanan* 在 *Sneerdorp* 附近。

註四一: 荷蘭文獻中臺灣地名或人名傳抄、排印錯誤的例子, 我已有多篇論文舉例, 這裡不再重複, 只簡單說明我對此字的判斷: *Oli jkanan* = *Olyaukaan* · *Oylankan* = *Oolaukan* · 「Oy」, 為「O」長音寫法。

註四二: 《臺灣採訪冊》文叢55, 頁27-28。

註四三: 《福建通志臺灣府》文叢84, 頁374-375。

註四四: 江日昇, 《臺灣外記》, 頁219; 鄭亦鄒, 《鄭成功傳》, 文叢67, 頁23, 作: 「或潛道以入, 營於寮港」。

註四五: 參見: 《臺灣採訪冊》, 頁47-50。又, 洲仔尾在歷史上的軍事重要性, 並參見: 盧嘉興, 〈台南縣古地名考〉, 收於盧嘉興等著, 《興地纂要》(臺南: 臺南縣政府, 1981), 頁44。

註四六: 江日昇《臺灣外記》對於赤坎之戰之記載, 算是比較詳細, 也只是說: 「大隊舟師已達赤嵌, 兵士登岸列陣, 軍威盛壯……」等語, 見該書, 頁196。

註四七: 赤嵌地區, 原文有: *Saccans bouwlanden*, *Saccans Bodem*, *landt van Seccam* 等。

註四八: 中村孝志, 《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 上卷, 頁51以下。

註四九: 中村孝志, 《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 上卷, 頁59。若不計算二層行溪 (*Versche rivier*) 以南, 以及鹽水溪以北的含西港 (*Hamsakam*, 今西港鄉一帶)、直家弄 (*Tikarang*, 今安定鄉一帶) 的耕地, 一六五六年赤坎地區的耕地面積為六八二一甲左右, 大約六十六平方公里。並見: *Zandvliet* (冉福立), 江樹生,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 下冊, 論述篇, 頁48-49。

註五十: *DZII*, p. 315, 四圖, 原文為: 4 *quartieren*。

註五一: 參見: *Zandvliet* (冉福立), 江樹生,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 下冊, 頁70-72。作者以圖上最右側之河流為三爺宮溪, 我大致同意, 然而如注五六所示, 以荷蘭四個城市命名的「Delft農場」, 一名「*Leysejkoeijen*」, 相當有可能是指二層行耕地, 所以我保留該條河流亦有可能是二層行溪的主張。又, 關於本圖, 可參見范勝雄〈「一六四四年赤坎耕地圖」試讀〉將此示意圖與近代地圖疊合比對的研究。

註五二: 中村孝志, 《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 上卷, 頁56-59。農場, 原文為: *Polder*。

註五三: *VOC* 1176, fol 791-792. *Zandvliet* (冉福立), 江樹生,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 下冊, 頁75。老實說, 這十四個農場的福佬話舊地名, 幾乎可以全部比定出來, 可惜還是篇幅限制, 我希望來日能在另外一篇文章發表。

註五四: 原檔字跡類似「*Cekanbon*」、「*Akanbon*」、「*Akanton*」, 我根據《臺灣日記》均作「*Kankon*」; 又據 *N. Verburgh* 呈東印度公司總督暨評議會函, 提到郭懷一事件時, 有「……驅趕他們至 *Cancon*, 另稱朴特曼農場最低之處……」一句, 故斷定原檔所抄地名為誤, 見: *DZIV*, p. 88等. *VOC* 1194, fol. 124v。又, 「特勞典」(*Traudenius*) 農場, 一名「*Tiokankon*」中的「*Tiokankon*」, 也因此判定是漏掉「n」字。

註五五: 盧嘉興, 〈台南縣古地名考〉, 頁29。

註五六：由注五四可知「赤崁耕地明細表」的福佬語拼寫部分，並不十分準確，令人因而不懷疑「Middelburch 農場，一名 Scholsiackhou (或 Schoesiackhou)」中的「Scholsiackhou」，是否為今歸仁鄉舊社口 (Kū-siā-khāo) 的誤寫。附帶一提，荷蘭時代所謂的「dorp = 社」，不一定是指番社，文獻上不是有「大目降民社」、「大目降番社」麼？另外，「Lemaire 農場，一名 Siamsianticke」中的「Siamsianticke」，同樣令人懷疑可能是荷蘭時代著名、且最後被鄭軍殺死、財產抄沒，妻妾被朋分，兒子遭擄去的漢族頭人「大頭仔三舍 (Dickop Samsiack)」之子，即：Samsiackka (三舍田) 之筆誤。如是，則新化的三舍田亦包括在赤崁耕地中。當然，上述兩個地名的推測與比定，尚欠史料直接解答與證明，不過我要提醒讀者：荷蘭時代，一般研究者認定是「番社」的新市 (Sinkan)、新化 (Tavokan) 與善化 (Bakalan) 均住有漢族頭人。例如：鬍鬚 (Hoiitsee) 是善化頭人，Lampack 是新市頭人之一；又，鄭成功攻臺之前，被荷人疑與鄭軍有勾結的漢族頭人三哥 (Saeko)，其田產家園在新化附近，母、妻、兄弟、妯娌亦住那裡，參見：《臺灣日記》DZIV, 598 與 C.E.S., Verwaerlooede Formosa, p. 195 等。換言之，荷蘭文獻事實上已有新化與善化等地當時已經住有漢人農民，且設有頭人 (Cabesa) 管理，因此推論赤崁耕地甚至應包括新化、歸仁等地，雖與既定歷史論述抵觸，卻絕非靠憑空想像大膽行文而得。

再者，「Delft 農場，一名 Leyseykoejen」中的「Leyseykoejen」，若參校《臺灣日記》，可推測是 Leise-inhoin (= 層行心) 之誤寫。「Rotterdam 農場，一名 Hoenjouwa」之「Hoenjouwa」，相當有可能是歸仁、關廟鄉之「(大、小) 香洋仔 (Hiuⁿ-iūⁿ-ā, 今多被唸成 Hiang-iūⁿ-ā)」，待證。

註五七：清代方志屢載今新化鎮洋仔 (廣儲東里內) 的大道公 (保生大帝) 廟，是「紅毛時建」，已明顯指出所謂的大目降之地，早

有漢人大目降民社的存在，有庄有廟！再者，今關廟鄉關廟村的關帝廟 (山西宮)，甚或有傳說是荷蘭時代所建，如依本文的研究，其可能性也相當大，亦即「小香洋民社」似乎應在荷蘭時代「開發就緒」，參見：關山情主編，《臺灣古蹟全集》第三冊，(臺北：戶外生活雜誌社，1980)，頁 269。進一步，可以合理懷疑，未標明建築年代的廟宇，有可能是荷蘭時代所建，參見：陳文達，《臺灣縣志》，頁 213。

註五八：如杜臻，《澎湖臺灣紀略》，頁 112-13。「……菜園……二層行；蓋皆寇所規度為營田處也」；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 (東京：江書院，1965)，頁 273-277。

註五九：《臺灣日記》1661-5-24 條，記云：有八名漢人被 (鄭軍) 控偷宰荷蘭人牛隻，而於普羅文遮 (Provincia) 內十字街 (Kruisstraet) 上的大井 (de put) 旁斬首示眾，見 DZIV, 403。此事雖發生於鄭成功佔領赤崁後十餘日，但街井早已存在，並非鄭成功在十幾天內所修築挖鑿而成，並見注六四。

註六十：清文獻有云：鄭成功取臺灣，稍為更張：設四坊以居商賈，或云：鄭氏以十字街劃分四坊。蔣毓英《臺灣府志》，頁二，云：「(鄭)經嗣立，……於是興市廛，構廟宇，新街、橫街是其首建之處」，《臺灣縣志》，頁九〇云：「十字街，界於四坊，即郡志所謂大街是也。值通衢大道之衝，砌以石，行人便利。《府志》載為耆民吳振生所砌者」。這些記載，很容易讓人以為「十字街」是明鄭以後所建，參見：洪敏麟，《台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頁 41；《台南歷史散步》(臺北：遠流出版社，1995)，頁 112-123。

註六一：DZIV, 526。

註六二：Resolutien, VOC 1235, fol. 439v. 非法田園，原文為：afgekeurde landerijen。

註六三：這些事，散見於《臺灣日記》第四冊，故頁數不枚舉。

註六四：正文中所重新敘述的荷使前往會見鄭成功之經緯，是綜合下列文獻與檔案整理而成：DZIV (《臺灣日記》)，p. 363；DB

Anno 1661, 492-493; 《巴達維亞城日誌》, 頁284-285。程大學中譯, 《巴達維亞城日誌》, 第三冊(台中: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0), 頁283-284。C. E. S., *Vervaerloosde Formosa*, pp. 109-112。以及主要是依據未出版的易博倫等人口頭報告檔案, VOC 1235, fol. 912-919。又, 文中「十字街街角前的一戶人家中」一句, 原文為: een der voorste huys dat op de hoek van de Krus-stræet stunt。VOC 1235, fol. 912v。

註六五: VOC 1235, fol. 913v; *DB Anno 1661*, p. 493; 《巴達維亞城日誌》, 頁285。田中譯文把「thuyt」譯成「庭園」, 義同。

註六六: 「往北」, 《臺灣日誌》第四冊, 頁363, 作「往南」走, 應誤。因為據荷使易博倫等人的口頭報告, 有一段提到遇到何斌後, 便述及赤崁樓北方鄭軍佈置的情形, 見上注六四, 所以可判斷荷使是往北走。

註六七: VOC 1235, fol. 914r。

註六八: VOC 1235, fol. 914r-914v。

註六九: C. E. S., *Vervaerloosde Formosa*, p. 110。

註七十: 這裡我採取歷史地名敘述方式, 以清代地圖來說明, 有關路線的現在路名標示, 還是留給有興趣的研究者來作。又, 范勝雄的〈「鄭荷談判圖」試讀〉, 《臺灣文獻》四十七卷四期, 頁47-57, 對此問題有相當精彩研究, 與我論述雖稍有差異, 讀者應參照比較, 以尋求更令人滿意的答案。

註七一: *DZIV*, p. 363。

註七二: 例如, 赤崁樓開城投降後, 城中的大部分荷蘭人被安置在「赤崁各地的花園中 (in thuyt hier en daer op Saccam gelecht)」, *DZIV*, p. 492。由此可知, 光是赤崁地區就有兩個以上的花園。

註七三: 翁佳音, 〈地方會議・賸社與王田〉, 《臺灣文獻》51卷3期,

頁269, 279註六九。

註七四: *DZIV*, pp. 238, 467, 546; *DZIII*, pp. 5, 100, 179, 307, 470-471; *VOC* 1206, fol. 225r。[公司磚仔厝或別莊], 原文分別為: 's Compagnies huys, het steenen huysken, 's Compagnies Lanthuys。再附帶說明, 荷蘭文獻中的「庭園 (hof)」, 「花園 (tuin)」經常互用。

註七五: 舊地圖專家冉福立 (K. Zandvliet) 曾就荷蘭古地圖與文獻檔案, 草繪出赤崁地區的人文地理簡圖, 冉氏之圖上, 赤崁樓旁並無無花園的建築, 見氏著,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 下冊, 論述篇, 頁82。又, 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臺灣漢番的策略, 以「分而治之」為原則, 亦即漢番不混居, 番社與民社各成聚落。在這種情況下, 每年百餘名南北路番社頭目與長老若在赤崁漢人市街旁舉行會議, 將是個很奇特的現象。進一步再考慮到, 一六三六年初次的原住民集會, 是在新港舉行, 一六四四年以後正常化的南北路地方會議, 就近移到附近地點舉行, 應該是比較合理之事。

註七六: 參見注二四。

註七七: *DZIV*, 374。[長官別莊], 原文為: d'hoofsteede des heeren gouve-neurs, hofstede en buitenplaats; landhuis, Iusthuis同義。又, 長官別莊不知是否就是上述的「公司磚仔厝」或「公司別莊」, 待查; 胡興哥, 原文為: Ouhinco; 大官, 原文為: drost。

註七八: 陳文達, 《臺灣縣志》, 頁212; 王必昌, 《重修臺灣縣志》, 文叢113, 頁195、540。

註七九: 《福建通志臺灣府》, 文叢84, 頁143。

註八十: 有關十七世紀以來荷蘭的富有市民別莊或別莊, 參見: H. Dijkstra, *Zetels van macht: de wording van Europa*, (HD Uitgevers en M & P Uitgeverij, 1992), pp. 69-80。關於開元寺 (改築後) 在清乾隆年間的圖繪及說明, 參見: 蔣元樞纂輯,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 中央圖書館, 1983),

頁72-73。此圖，請注意周圍畫有喬木多株，相較於他圖，顯得較為特別。

註八一：前節註七二提到赤坎地區有兩處花園以上，我們不知洲仔尾是否在荷蘭時代即有兩處，但其他的花園，似乎可從臺南縣市舊地名線索去找尋，例如：歸仁、關廟鄉也有「花園」的舊地名，可供考慮。

註八二：連橫，《雅堂文集》文叢208，頁247。

註八三：江日昇，《臺灣外記》，頁376；吳德澤標校，《台灣外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369。「澤地」、「擇地」兩詞都自成道理，我採取「澤地」之因，是認為鄭經在洲仔尾沙洲地上的鬆軟地，即所謂的「濫仔（Lan-a）」上廣築花園，或許比較貼切實情。又，或有人認為鄭經洲仔尾的園亭就是大橋的「北園別館」，此說不確。以地名學觀點而言，兩地各有名稱：即「洲仔尾」與「大橋」，各有範圍，不會混淆。

註八四：這張「荷使晉見國姓爺談判圖」，是當時荷蘭國內出版商請雕版家，參考《被遺誤臺灣》書中有關資料，與親身經歷者的描述繪製而成，所以不應視為完全寫實圖像，也不宜僅憑此圖而揣測鄭荷雙方的談判地點。

註八五：DZIV, 493, 529.

註八六：DZIV, 530, 620.

註八七：DZIV, 530, 558, 599, 634等，文中的「二層行溪南畔」，原文為：omtrent het nauw，地名比定理由，恐怕也只好等寫另外一幕時再說明了。

註八八：DZIV, 339

作者簡介

翁佳音，彰化二水人，現任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著作：《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一八九五—一九〇二）、《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典藏古地契解說》（與許雪姬合著）、《大臺北古地圖考釋》及其他主編之專書多種、論文二十餘篇。

圖一：赤崁附近圖
鄭成功大軍是從洲仔尾登陸，由此圖更可看出洲仔尾是相當適合的登陸地點。又，洲仔尾到赤崁城樓之間有一「綠谷」(Groenendael)」。這裡有一座有名的「長官別莊」。

資料來源：漢聲雜誌社
林孟欣 翻製



圖二：清代臺南府城地圖
此圖作：「下寮港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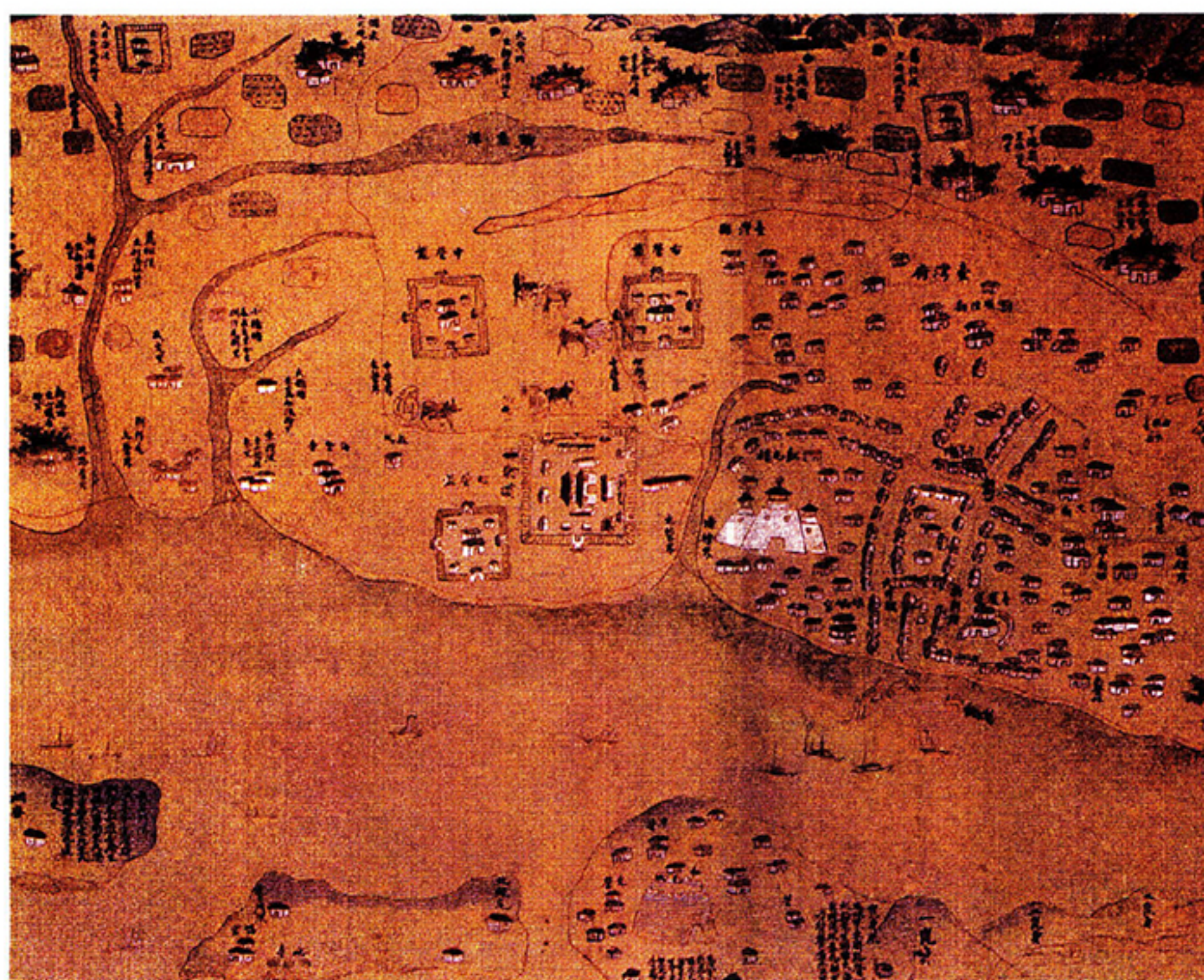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戶外生活雜誌社《台灣古蹟全集》第三冊
林孟欣 翻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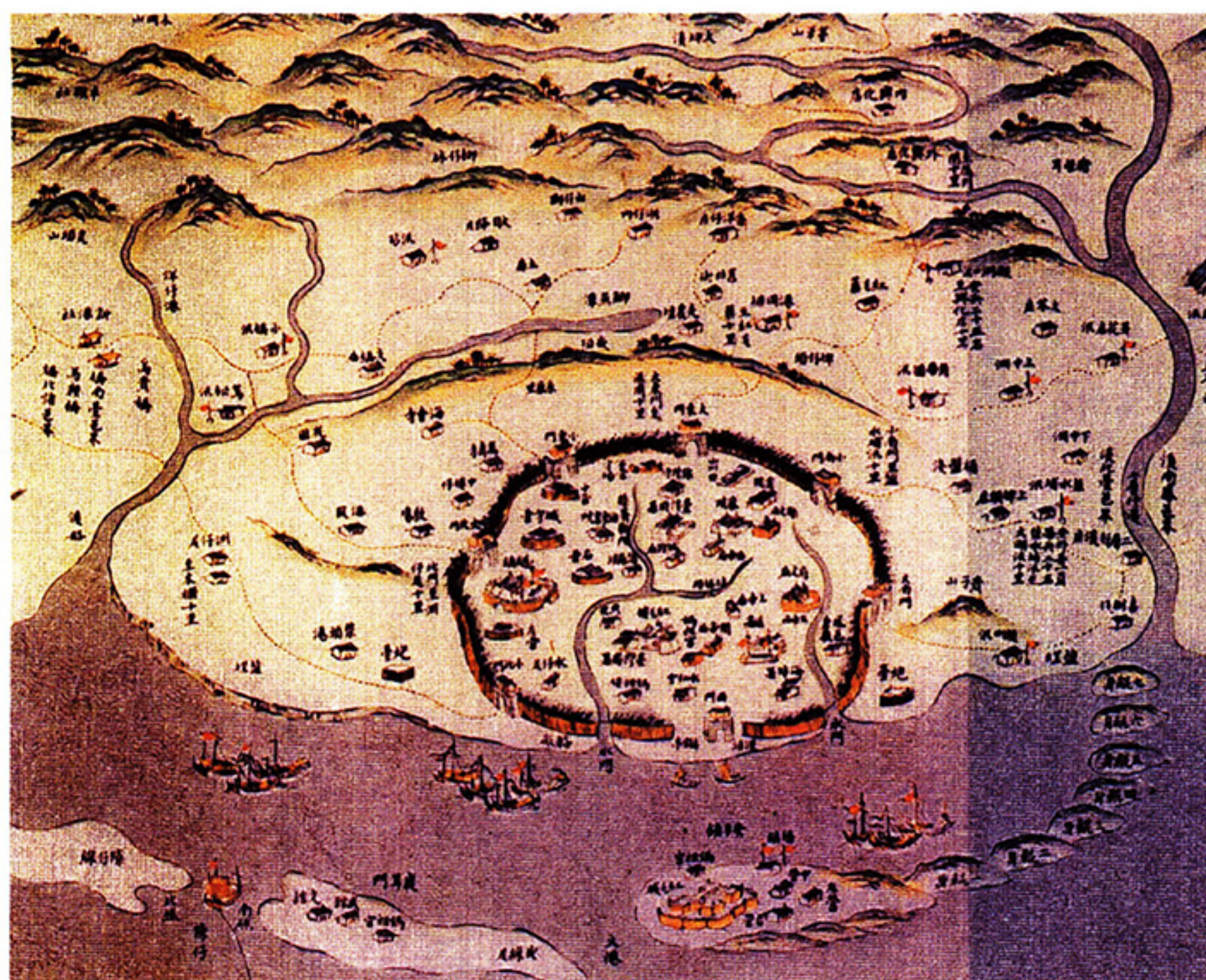
圖三：赤崁耕地地圖
由圖可知，「赤崁」的指涉範圍甚大；又，請注意圖上的河流、小山，與清代地圖畫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資料來源：漢聲雜誌社
林孟欣 翻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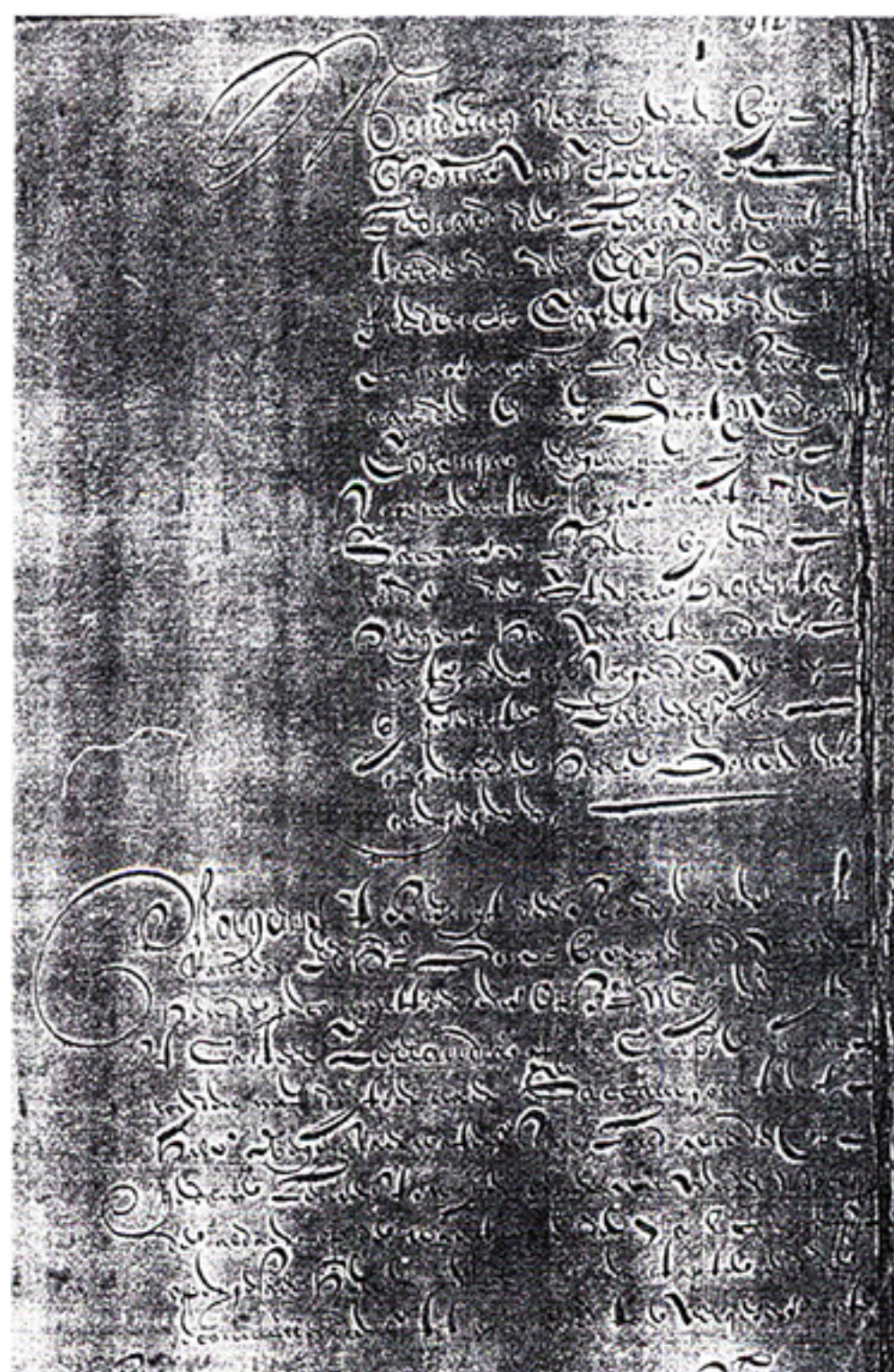
圖四：清代圖
與圖三荷人所繪的赤崁耕地圖，畫法神似；簡而言之，在當時，他們都是從海上的觀點來描繪陸上地理。

資料來源：康熙台灣輿圖
林孟欣 翻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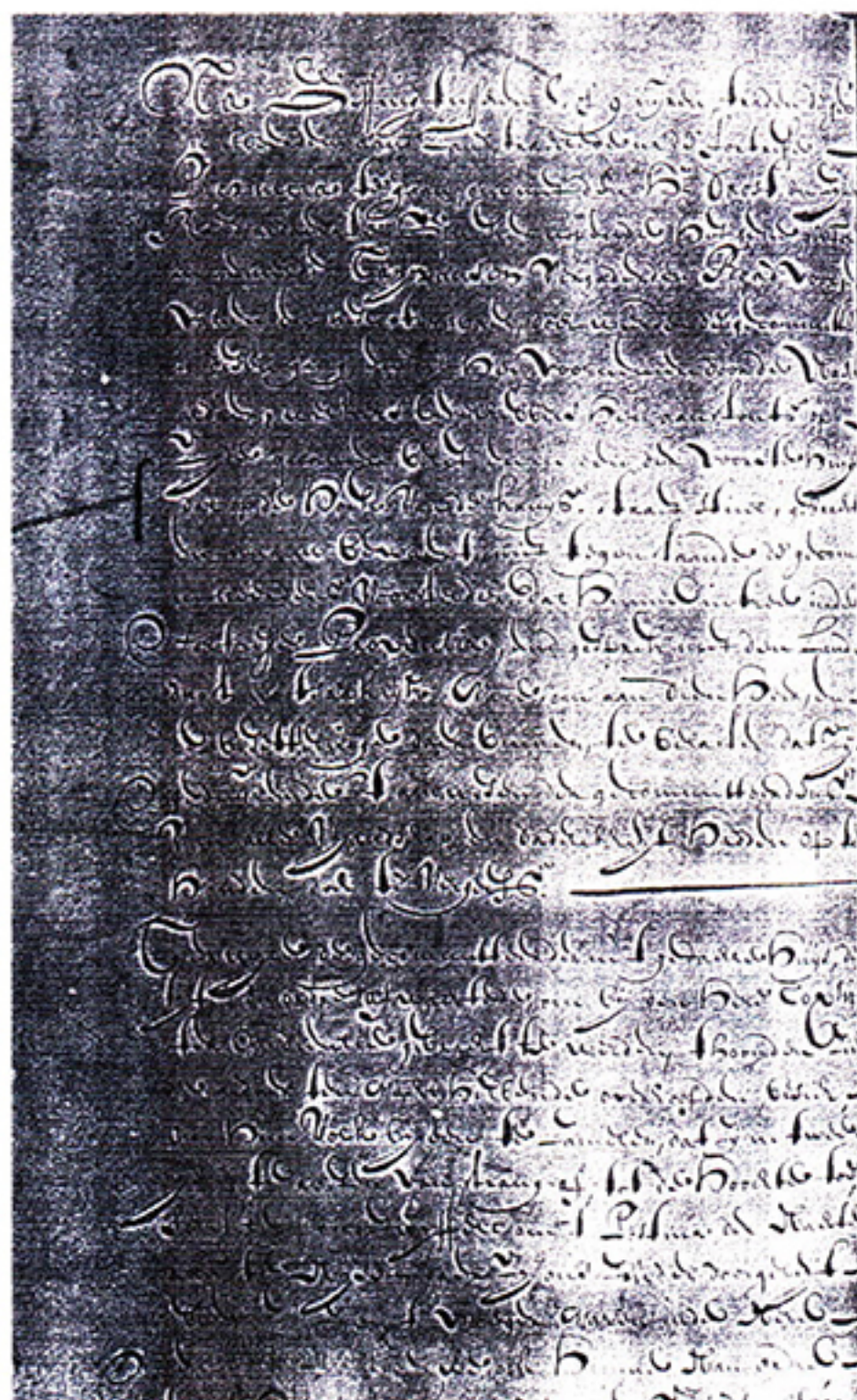


圖五：清代圖。圖上的地名，多少可反應荷鄭時代的地貌與人文地理。

資料來源：乾隆台灣輿圖製



圖六：荷使易博倫與鄭成功談判的口頭報告（一）。資料來源：荷蘭國立海牙檔案館，編號：VOC 1235, fol. 912r. 林孟欣 翻製



圖七：荷使易博倫與鄭成功談判的口頭報告（二）
 圖上，筆者以粗黑鉛筆標出之處，即是赤崁的十字街
 資料來源：荷蘭國立海牙檔案館，編號：VOC 1235, fol. 912v.
 林孟欣 翻製



圖八：鄭荷談判圖
 鄭荷談判的場景，若移到永康市的洲仔尾，亦相當合理。
 資料來源：G. C. Mollewik 編註，C.E.S《被遺誤臺灣》
 林孟欣 翻製